

49

4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7 1930

6.05/
T Ch L 5235.446 2b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

翰林制詔五十一

吐蕃書下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

白居易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物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論悉吉贊及論思諾悉等繼至
省表并進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畧甚明伏羲立身資
忠事主上佐贊普下康黎元以尋盟納款為謀以繼好息
人為請是卿上策叶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嘆朕與彼
蕃國代為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頗歷歲時常欲速成
以為永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問往復未盡
今故畧叙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鑒悉河隴之地
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沒來甚近既通

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蚤成盟約所以惟論集作三州則沒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為集作禮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來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且此州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割屬為詞去年與論敦藏來耶一作却云覆取進止贊普便請為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此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為盟會其如無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即合各無侵軼已同一家若議修盟即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為要約彼若恠惜小事輕易遠圖未能修盟且務通好至於信

一往一來但令速數符申足表情意不絕彼有要事即令使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邊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諭悉吉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集作未及發遣後使續來來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令相待令遣同歸在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枢及男女等竝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賙集作遠歸深嘉來意其劉成師元非劉闢之子姪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還本貫其餘事目竝贊普書中卿等宜審叅量以副朕意使回之日可備奏聞今遣兼御史中丞李明鈺及中使與回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集作至宜領之秋涼等各得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與吐蕃贊普書

封敕

皇帝舅敬問贊普外甥尚屈立熱論拱熱等至得書并物
具悉外甥雄武挺生英威特立本邦奉化隣國推賢修仁
義以保名仗誠明而遂物橐弓匣劍無聞戰伐之音被野
緣原不廢耕耘之具一作儻非理化孰見和寧足觀盛業
興行人心率服以茲觀政深用慰懷朕自守丕基敬遵前
訓君臨四海子育萬方誠信必及於豚魚恩澤不遺於草
木况外甥親臨極分歲月茲深雖山河阻修而音耗鄭重
疆分二塊地合一家載覽來章具悉深旨所欲務存久要
頗見良圖但能各重其歡各厚其俗戎車息駕烽火不飛

共保封疆兩均休戚質神明而不惑覽日月而常明宜體
至懷求綏多福承前朝覲人數界首素有常儀公家之事
難於遠越昨者尚屈立熱等到鳳翔隨從共七十人準舊
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緣兩國和好不同元和已前遂令三
十五人赴闕自今已後所遣使須遵舊例不得剩史差人
勿令交馬之後妄有論請拱熱等還蕃有少物數如別錄
點戛斯書

與點戛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點戛斯可汗温件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疋
鵲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畧奮揚威武底定龍
充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屬幕事大以誠又

遺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驚鳥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

親克副懷柔之意集作眷言勲績深慰子衷朕獲奉不圖

撫寧萬國豈望化乎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武德未徧

覆愧漢宣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外內非正朔所加禮

既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光集作名

為可汗久集作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

至懷昔呼韓耶單于以郅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

及子孫至後漢單于比以其集無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

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漠南遂得集朔塞底寧烽燧永

息近則回鶻仗集作大國之援雄長比蕃諸部率從莫敢

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親今回鶻種

類未盡分集作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習

非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

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明則邪計姦謀無由而入故

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

年前集作賜非回鶻自製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

避朕以可汗先祖在貞觀中集作身自入朝太宗授以

在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

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為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圖

集作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

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温件合

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犁之

六苑苑華

酒前漢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云徑路匈奴寶刀契刻也留犁飲上也英華直作留璃今從漢書
 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
 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
 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為可
 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况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
 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
 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飲食為其戈獵為樂勵兵秣馬不
 可暫閑所恨限集作在諸蕃國家難為集作同力儻更近
 塞豈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集作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
 之衆受逋逃之臣儻收吾情必仍邊隙此則是蕃養虺毒
 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可汗

後國中只是三二十人便却興復雖在危困尚示集作張

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

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集作速要平其區落

無使子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以集作據積年之憤

自為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

姑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

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畧遙制要荒

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

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即宜速

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竝

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黠戛斯書

前人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
 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漢朔以為君集作雄朔稟
 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表集作負英豪之氣夙推統馭之
 才眷相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温忤合將軍歸國後漢使
 不來温忤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
 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是延望
 來信又云金石路隔絕蓋為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
 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
 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
 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

綠飾此語以此交歡想每欲思惟先思好意不更疑惑便
 是明誠又口集作云欲除却兩楹間惡刺此之一事最集作實
 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代為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
 今可汗掃除穹廬集作掃其穹居大雪讐耻功業既高於前古威
 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
 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侮慢可汗獨不嚮化此而可忍
 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
 覓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前乘彼盛秋
 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拾
 遺役無再舉從茲蕩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
 無一語來緣公主絕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

使盡被傷殺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
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懃懃集作之意

又聞今秋欲移住一作回鶻牙帳其大國便保舊居足

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漢集作境頗謂良圖所云請

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

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已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

西行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

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

擒此是軍期須如集作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

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竝依來表不

更滯留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

命之禮竝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

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恢集

弘遠畧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竝存問之遣書指不

多及

與黠戛王書

前人

皇帝敬問黠戛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

表并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勦朔野英雄包智畧以周

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蕃疆專遣使臣遠獻名

馬嚮化之誠既展輸忠之効頗明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

言忠盡寧忘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

寵賜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為回鶻所隔及覽

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舉快雪寃憤豁開心懷
回鶻之營壘既平國家之山河不間既為隣境遂閱貢章
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
聞行至中途却為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寧
遠同族之譏嫌厚親隣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
頃以失國為詞款塞相託朕以勲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
知恩漸開疑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干戈時竊牛
馬朕為全舊好不下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
繼彰殊勲焚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
餘類何所寄生國王遠聞想同深一作與同慰然猶恐奔竄尚
有姦兇又慮侵彼封疆將復讐怨國王亦須嚴為備擬

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
隣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一作嘗非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
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紇斡斯書

按唐書點戛斯古堅昆國亦曰紇斡斯後訛為
點戛斯詳書中事意與前點戛斯書及唐點戛
斯傳並同今華既出點戛
斯門又有紇斡斯門當考

與紇斡斯可汗書

前人

皇帝敬問紇斡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無臨萬寓
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覽表
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沉雄
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注予集作懷我太宗文

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才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
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願請上尊號為天可汗
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
自茲始洎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恒集作弘至可汗本
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二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
宗授左屯衛將軍昆堅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
汗祖先已授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
續奉丕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德集作寶已後為回鶻所隔久
阻誠欵集作懇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雲諸
蕃知可汗代為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以丘墟驅彼
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

時嘗展動方列聖加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依集
審于塞上只合早歸窮欵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鳴張益懷
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即來侵掠恣為邊
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欲盡集作久除剪比令幽州太原
兩道節度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陵
蔑公主頓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竊盜近太原節度使劉
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譟張便襲虜衆大潰穹廬盡
焚亢惡傷夷集作殘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即至闕庭
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計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
再見公主良深集作用欣慰可汗既為讐怨心須盡滅夷僮留
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倍愜集作愜素心聞可汗受氏

之源與我同族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
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畧代為將門嫡孫都尉提精卒五
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敗名震蠻

集作

下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

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為可汗兵衆所得可汗

以同姓之國便遣歸還有此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隣

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泣

集作

零公主尋為回鶻劫奪久

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殘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

昨見可汗表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

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顯戮以謝可汗

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隣國各保舊疆繼好

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橐必當諸部服從

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

令太僕卿兼御史丞相趙蕃特克節使以答深誠實於神

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歎又自古外蕃皆須中國

冊命然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

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

集作

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南詔

勅西南蠻大首領葉歸義書

張九齡

勅西南蠻大師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等近在邊

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八如此况卿等更効忠赤朕甚

嘉集作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

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豫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
之比秋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柘靜州首領書

前人

勅柘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
令宣旨告示彼人知卿柘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
復為言比者諷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
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
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為懼宜各遮相告語勿使更然
夏中已熟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蕃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前人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中
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疑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吐蕃
唯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辭今知其將兵擬
侵蠻落兼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嘗有惡今
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勤集作練候其
有動然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又雋州相去道里
稍遙若有警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
事宜卿於國輸集作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
中漸涼卿及首領部落百姓並平安好故令內給事中王
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前人

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郝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
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籍綏撫又
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續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
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其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
浪穹州刺史并賜綾絲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
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慙書 前人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慙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
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爨彦
徽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魯戎州首領右監

門大將軍南寧州刺史爨歸南王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

太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聘集作 魁卿等雖在僻遠各有

部落俱屬國家竝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

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

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想防亦不足深恠也然則

既漸風化亦當變俗二字集作 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

事宜可具言也今故遣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竝令口

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已下竝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南詔清平官書 白居易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伊輔首段谷普李

異傍鄭蠻利等段史倚傍一作至知異年尋喪逝朕以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閣勸繼業撫人輸誠奉教黎蒸咸乂封部獲安皆是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喜集作嘉慰良深勉於集作終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而命閣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所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同前

封赦

勅段琮傍段酉琮獨揀揚遷趙文竒蒙善政李守約等各蘊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修車書必會勵輸忠之節操披嚮化之誠明亟涉道途遠遵職貢威

儀就列同慶於三朝篚篚克庭有勤於萬里道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臣之美勞忠可尚鑒寐寧忘勉守令圖用慰遐矚得前雋州錄事參軍陳元舉男播狀稱父及弟末等二十七人自太和三年沒落在彼未蒙追索詳其語旨切在感傷朕思骨肉之情人倫所極家鄉一異音耗兩亡生死莫知幽明同怨為人君長深用軫憂今與豐祐書中具言其事卿等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何補於良圖歸之尤重於交好想同參議用解幽寃今賜卿少信物具如前數集作大齊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

此所授官爵集作命末為外臣勉

寒卿比平和集作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新羅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二首

張九齡

勅新羅王開府議同三司使侍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
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竭集作竭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
表具知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禱所謂君
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集作鞞鞞集作鞞不識恩信自集作負
恃荒遠且爾逋誅卿疾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
何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
曲惟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
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集作一作適欲多有寄附實恐集作慮此

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昨金

志兼等到頓緣事物集作緒未及還期忽嬰疹疾遽令救療

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卿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

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秋

初尚執卿及首領百姓以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

寄少信物並什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

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純誠見於章奏

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會面集作面會卿既能副朕虛

已朕亦保卿一心眷言集作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文章禮樂

繁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義集作志合

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此卿於魯衛豈復同

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

求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

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既當渤海

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最爾渤海

人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嫉惡深用嘉之警寇

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

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三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

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

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

彼遣集作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飲食異宜奄忽為災

遂至不救言念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有

集作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今有

少物並付來使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與新羅王金重熙書

勅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進獻及

進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秉集作伏忠

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為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旅叶和

邊疆寧泰况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精珍忠勤並至
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益用嘉歎滄波萬里雖隔
於海隅丹悃一心每馳於闕下以茲歎賞集作嘉尚常屬寢興
勉弘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章等歸國并集作嘉尚有少信物具
在集作如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以下各有賜物至宜
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如宜官吏僧道將千百
姓等各家存問遣書指不多及

渤海書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四首

張九齡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
閔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從集作容然處之西垂集作陸為卿

之故亦云不失頗謂付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
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
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
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是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
知國恩遂爾背朕集作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
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
福言則已集作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
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耳今使內使往
宣諭朕意一一並須口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
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并遣崔尋挹
同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
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
能悔過不失臣節迷非復善即又可嘉集作迷復非朕記
人之長忘人之短况又歸服載用嘉歎未祚東土不亦宜
乎所令大茂集作戊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
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
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讎此蕃卿但
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况為君道
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未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
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三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國所送水手及承
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未作邊捍
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四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
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棄人之過收物之誠
表卿洗心良以慰意卿既盡誠節未固東藩子孫百代復
何憂也所集作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
大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藩卿可

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渤海王大彛震書

封款

勅渤海王大彛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省表陳賀并進奉事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和樂持法度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貢獻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儀克備龍庭必會覬域何遙言念嘉猷豈忘寤歎勉弘教義常奉恩榮今因王子大昌輝等廻國賜卿官告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

奚書

勅投降奚等書

張九齡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蹙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求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僊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圖

集作國下同

書二首

前人

勅李歸圖近得李首珪表稱奚衙官禡集作釋雲轍構異謀攜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逖無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克著聞

已誅翦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
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才能
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群當已寧帖所設
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宜各集作各宜勉勵以副
朕懷秋涼卿及將士百姓四字集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二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圖朕比聞突厥
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破兇徒仍
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腹背但突厥
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討

逐集作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
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契丹書

勅契丹王據埽可突于書

前人

勅契丹王據埽及衙官可突于蜀活刺史鬱健等順道則
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禍實自貽
集作實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而為福因敗而成

功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
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御素有籌畧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
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
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

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蓄牧隨之更無外
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末年一無他慮在
卿所見不集作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
定務依蕃部所欲相次集作相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
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極寒集作寒甚想卿及衙官軍吏刺
史以下及諸部落百姓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前人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于克惡無心憂矜百姓背叛
於我將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附突
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集作所見也李過析集作析下同因衆
人之忿誅頑兇之徒諸部落酋豪相率歸我已令人隨事

賞錫集作賜

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為

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以集作已來若為非理亦聞
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卿彼之蕃法
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輕
殺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常不自保
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
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知都督百姓諸處復又安寧以否
八字集作諸處分守珪先擬往彼亦即今便就處置卿應
復得安寧以否有官賞即有處分身中甚熱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
賜卿錦衣一副并鈿帶二字集作七事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勅契丹知兵馬李過析書

前人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析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畧一
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突于
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落無信
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烈集作列愚蔽與之同惡卿
此集作此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兇而存一蕃行權宜而合正
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
携叛聞集作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
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
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
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遷

用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
為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
彼初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所當安帖卿可與張守
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隨
事撫存春初尚寒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以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契丹王鶻戍書二首

封敖

勅契丹王鶻戍大首領未荷得等至省所朝賀及進馬具
悉卿英推挺出忠信生知威令可固於封疆誠素必彰於
禮義情深向闕志切輸忠萬里趨風表堅明之節操元辰
稱賀見聲盡之忠勤想屬丹二寧忘寤寐將綏多福勉守

令圖今賜卿少物至宜領之妃以下及男等并兵馬使屯
刺史梅落達磨縣令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末荷各賜官
告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兵馬使以下並各存問
之遣書指不多及

二

勅契丹王鶴戍某至自所進馬事具悉卿才雄沙漠氣勁
燕山忠良自稟於生知毅勇豈資於時習禮備正朔誠懸
表章職貢聿修遠致右軫之獻威儀就列常嘉左枉之風
節及元正慶均多福永遵令善無替前勞相屬之懷寤興
為念今賜卿少物至且領之

突騎施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張九齡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
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仁誠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
陰陰集作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

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是我
有大惠於可汗行德音集作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

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是集作知彼之大

援而我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關集作關俟斤入朝行至北庭

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既是彼人自告縱

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猶以擅殺彼使

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

亦合宜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揔無來狀即起
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
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歌德都耽及安胡數半
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持節具宣往意其後
審觀形勢各集作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
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聞
此豈不得計約筭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汗亦應
先知何煩遂爾爲惡况西州集作安西北庭將士皆是鐵石爲
心可汗具詞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無義却以我
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理論奏開集作闕俊
月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爲補答亦何足難惟費一州庸朝

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爲酬集作難恭我邊鎮孤城小堡

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
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爲寇敗關
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異言物

數朕皆送還贊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爲詞謂言

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墨

集作黑毯赤麋集作麋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

爲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

邊頭作梗如此不促更促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

汗求和之意似集作此非未有真心只擬引誘國家乘便取利

如此等事何用言集作爲之我國家守信如天終不欺於物

謂天無信物應自集作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
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少二字集作自
省前非更思舊恩朕既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
處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在
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羣官首領百姓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護密書

勅護密國王書二首

前人

勅護密國王真檀集作檀下同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
加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克寇能申
遠績以義動眾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

不可忘也冬末甚冷卿及首領以下四字集作將士比並何如遣
書指不多及

二

勅護密國王真檀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煩
述卿比集作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
隔閔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垂集作陸長守誠節突
騎施克逆慮其寇抄集作掠卿宜善計勿令不覺其來巴西
商胡比遭發匄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吁嗟卿既還國必須
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
夏末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諸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前人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為唇齒而發
富兒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
真檀濠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讎嫉頑暴相率誅之累歲
逋逃一朝翦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
百匹錦袍金鈿帶七事以下亦節級有衣物集作已下節級亦有衣物
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勃

集作勃下同

律國王書

前人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
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

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甚用嘉之卿兄麻來

兮及首領以

集作已

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卿物三

百匹銀胡瓶盤

四字集作銀盃瓶銀盤

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

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前人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
常以為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此卿
等赤誠臨事效節使祇集作妖不勝德氛侵自消遙料克謀
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
等常須有豫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甚集作可立富貴之

舉彼賊是資亮忠集作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
聊慰勤誠所有勤集作勲勞今已集作已叙定當續有處分想
亦知之比春臨卿及首領將士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前人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
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
有重賞且朕每於遠國未嘗有所食言想亦知之一作想若誠心
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前人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
往來未嘗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城集作成下
同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
諸船漂集作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城尋已發
歸計當至國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
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城等漂集作飄
至林邑國既在異域集作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
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
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
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求用疚懷或已達本集作彼蕃有來人
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

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集作中冬甚寒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令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竊情當至國一詔票人南武明博百各外曠冀謝至卦命

請詔票集作萬其對一詔王斌州界唱真入黃地暴日發

同等入牌東疆時出口雲霧半部祖向校衣繪畫惡風

掛來未嘗為患不映去過何負幽思丹軼真入黃地集作

日本國王主心樂美咄咄對豔美如之國中靈訊尤會武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二

翰林制詔五十三

鐵券文

賜李納田悅王武俊等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若曰

咨爾某官某乙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

所以奉上乖集作失於所奉則刑詔令集各當其理德用不

擾各違詔令作者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

道周知省已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亦

以誠志之不達反側於集作于厥衷阻眾與戎結壘固守集

結釁豈非上失集有於字所撫而下乖集作失於所奉歟書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其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二 翰林制詔五十三 陸贄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二 翰林制詔五十三 陸贄

室家陷於集作困窮死于鋒刃集作老疾廢養孤寡靡依

結怨蒼旻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

思夕惕以懼集作自其集作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

方覺寤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

詔集作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集作

好則何以臻此朕是用集作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

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集作鼎彝名藏玉

府子孫代代為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

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集作

朕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燾官鐵券文 前人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

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燾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大常卿頓啜護波集作支惟

乃祖乃父率集作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鼎彝族集作列

于藩集作籍爾克紹祖先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

官祗若朝集作化率其種落保我邊疆集作陸丹誠向化集作

風 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誓集作若金之堅未

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且爾其欽承勿集作替休命

賜陳敬瑄大尉鐵券文

樂明龜

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

功臣劔南西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

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指揮諸道兵馬供軍等使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上柱國潁川郡食
 邑三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陳敬瑄鐵券曰烹巨蠶者鼎大
 於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既立異勲勉一作克膺殊寵
 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鏞賜一作錫其鐵契
 後來繼者豈在他人歲寒知松栢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
 五山鎮地一柱擎天氣壓乾坤量含宇宙自居環衛出擁
 旌幢論清政而水境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手持玉節
 身鎮錦城扶乾綱則一作而萬國安一作齊心組坤維則一作而
 百蠻遠指三川飲一作欽化一境歸仁朕以稅駕褒斜省方
 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百辟來朝萬方

入貢夏禹塗山之會未盛於斯漢高沛國之歡無以過此

戮阡能邛州首望疾如剪草除秀昇涪州叛校易若焚巢不

讓武侯之勲無愧文翁之化海東獻款雲南披誠九穀豐

登三農務一作茂盛濟贍軍國松接朝廷一作寮內竭家財外

罄公帑千官感惠一國推功今則巨猾奔逃神州克復將

歸上國即別成都致朕身安由卿忠盡一作力前封公爵後

賜郡王詢於衆情未愜羣望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泰

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為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一作皆唐大詔令

賜許國公韓建鐵券文 崔涓

維光化元年歲次戊午九月戊辰朔八日乙亥皇帝若曰

咨爾宣力興復功臣鎮國匡國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修葺宮闕同州長春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
書令興德尹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兼同州刺史上柱國許
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建朕以前代功臣實
重信賞至有刻於詔令拚彝紀在旂常垂帶礪之言保金
石之誓勳賢所付宜茂明恩况卿秉謙蹈和持重守正厲
朕前歲巡狩而乃躬親奉迎李孫之道在事君周勃之心
唯安國畢力扈駕衛我出車詔令克奉行朝更無遺事可
謂忠於社稷光映簡書旋以歸復京都葺修宮闕載弘舊
制皆叶規程瞻是殊庸實用嘉暉雖迭增崇數而未足酬
功宜申誓券之文以示旌勳之典矧夫黃河不竭青山匪

窮此此賞延錫于苗裔使卿永荷祿位長受寵榮對銘鏤
以同堅煥聲徽而轉美卿恕九死子孫恕二死或犯常刑
所司不可加責禮命甚重往惟欽承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青詞

季冬薦獻太清宮青詞

白居易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巳卯嗣
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伏以
今年司天臺奏正月三日起上帝于南郊佳氣充塞四方
溫潤祥風微起廬州申連理李樹一株彰義軍節度使奏
集作白鳥一鄭滑觀察使奏瑞麥五科司天臺奏六月五
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申集作白雀一荆南節度使申

連理李樹一本山南西道觀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臺奏
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臺奏
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祈寒者臣嗣承丕圖肅恭寅畏祖
宗垂慶嘉瑞荐臻虔奉禎祥伏深祗惕今時惟玄律節及
季冬仰薦明誠敬率恒典謹遣攝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
薦獻以聞謹詞

上元青詞

吳融

維光化四年歲次辛酉正月乙酉朔十五日巳亥皇帝臣
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伏以時當獻
歲節及上元爰命香火道人烟霞志士按科儀於金闕陳
齋醮於道場伏願大鼓真風潛垂道蔭俾從反正永保無
虞四海九州干戈偃戢東臯南嶽皆獲豐登冀與兆人同
臻介福謹詞

下元金錄道場青詞

張玄晏

維乾寧二年歲次丙辰十月戊申朔十二日巳未嗣皇帝
臣稽首大聖祖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伏以強名曰
道迥出氤氳之表惟天爲大是生恍惚之中融和氣以陶
蒸藹真風而响育况黃廷碧落集列聖之威儀絳闕丹臺
聚群仙之步武爰啓祈恩之路寔開請福之門敢用真誠
陳於下會今雖物無疵厲年獲豐登遠人不倦於梯航絕
寒靡虞於烽燧而鯨鯢作憑蛇豕爲祆塗炭黎元黷亂紀
律宮朝載罹於焚毀簪裾仍迫於羈離敢不寤寐思憇曉

夕引咎由是廣延真侶重叩玄關幣帛交陳香燈備設伏
願堅覆露之德暢亭毒之思使氛祲盡消萬彙咸泰復安
宗社六定寰區及臣耿身同霑弘造謹詞

太清宫祈雪青詞

封敖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
皇大帝伏以百穀實生靈之本萬姓為國家之基言念老
農常思薄德今時雪罕降宿麥是憂同雲未施嘉穀何望
臣祇應疑作瘠景運亭育兆人德不動天言徒罪已案盛慮
關於明薦災沴恐及於生靈誠竭齋莊禮虔夙夜伏惟玄
功不幸至道無言垂福祐於群生假膏濡之德澤謹遣尚
書兵部侍郎高元裕啓告以聞謹詞

祈雨青詞

前人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
皇大帝臣猥奉顧託獲臨宇宙四海之寧晏萬物之生成
必繫厥躬敢忘其道是用虔恭大業寅畏上玄勵無怠無
荒之憂勤期一風一雨之調順苟或憇候常多愧心今三
伏之時五稼方茂稍渴膏潤未為憇陽而憂勞所牽念慮
已及恭持丹懇上瀆玄功冀弘清淨之源溥施霑濡之澤
案盛必遂煩燠可消將展敬於精誠俟降靈於霽霈謹遣
吏部侍郎蕭湛啓告以聞謹詞

歎文

為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設齋歎佛文 宋之問

至矣哉釋迦之本願也念起於大悲業成於廣濟代俗以
積迷爲用有感斯通衆生以諸病作身至誠能愈我鎮國
太平公主娥靈襲彩女翟聯英戒環佩於中閨邑山河於
外館位彌高而跡彌下保是洪猷身日貴而心日微由乎
夙植全其忠孝頌美於家邦宜爾子孫理歸於福壽第五
子某官某才光性與慧發生知山桂含芳而逼人階蘭吐
秀而驚俗頃以寒暄稍改保攝微乖留卧玳瑁之牀陪侍
鳳凰之宇公主上祈妙福蒙降慈恩漢賜黃金還依膝下
隋珍明月再入掌中今者上報慈恩大張名供於是披甲
第關梵筵幢蓋乘空而下來龍象接武而爰集廻供絕陁
之國求饌香積之宮麴爲立而敵庭酪爲沼而環砌龍王

獻水噴車馬之埃塵天女散花綴山林之草樹無邊之施
下飽於三塗普救之心傍寬於六起伏願以斯妙福上薦
聖朝應天皇帝長保金圖永臨璿極九族旣睦祛其有漏
之緣萬人以安不捨無生之見順天皇后慶垂椒掖德盛
蘭宮國風流洽於鵲巢坤儀光贊於龍衣皇太子業躋聖
敬本固元良諸王公主等擢秀本枝榮榮湯沐三槐九棘
庶職羣寮咸維赤縣之圖其翼青雲之紀備該空有遍燭
幽明俱超解脫之津永拔輪回之地

上元日歎道文

白居易

道本無象功成強名生一氣之先爲萬物之母吹煦寒暑
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阜蕃

動植啓迺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因集作獻歲
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焚香行道敬脩功德伏
願聲聞紫極丕降玄休大庇群生永康四海流光垂慶億
萬斯年

立春日玉晨觀歎道文

天道本無爲雖強名而不離乎清淨功歸不宰運陰陽而
必致乎生成今四歲環周三光燭耀勾萌盡達閉蟄皆驚
和風競發於年華玄造豈知其日用女道士等奉爲皇帝
稽首齋戒焚香莊嚴伏惟具鑒照臨神功保衛精誠上感
至道潛通高明廣被於無窮福祐庶垂於有感南山比壽
將聖祚而齊隆東海量恩與天波濶長濶旁沾動植溥救
幽陰咸保又寧永綏多福

憲宗忌日王晨觀歎道文

前人

清淨無爲之謂道是非有作之謂名道知其源名亦歸正
由是群生遂性咸臻妙有之功四氣順時自契不言之信
洪鑪假喻大塊無形載厚地以繁滋覆高天而悠久伏以
今月二十七日憲宗皇帝忌女道士等齋戒精脩焚香虔
懇伏願追縱玄運息駕黃庭保聖祚於無疆降神功於有
感日月所照福祐同霑

慶陽節

按唐會要武宗六月十一日生
名慶陽節英華作德陽恐非

玉晨觀歎

道文

前人

莫高者天莫大者道天以不言而信道以不言而功玄關

潛契於虛無祕錄廣傳於妙有由是自我聖祖達吾神孫
微言載流真教不墜膏濡動植亭育生靈豈獨練氣谷神
保元恬淡而已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陛下生知
至道宿應上玄紹列聖之皇圖冠群仙於紫府光承景運
溥濟含靈凝旒而道用冲深端拱而玄風淡泊伏以今月
十一日皇帝降誕之辰女道士等焚香行道敬脩功德伏
惟聖壽山固皇恩海深將四序而周行與三光而長燭天
覆地載何得而名道護神扶臻乎無極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獨狐霖

茂多稼者唯雨司其澤者在天求惟法道之言且叶憂人
之旨今屬旱苗方齊膏潤不需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依
教發誠循儀啓願冀由衷懇仰達上玄遂使觸石未周遽
聞泛灑隨風而遠俄覩霽霽大田既詠於豐年庶品咸康
於樂業

同前

蓋聞天下者君弘道在聖天既不違於有作道當冥助於
無爲今屬夏景將臨春陽已亢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虔
脩法事恭啓至誠庶將憫雨之心冀解憂人之念伏願油
雲散布膏澤遠流來觀離畢之祥已覩斯倉之兆覃此餘
慶洽于可封

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別脩功德歎道文 前人

若乃喻指未通昧三光於黃道濟心不動披衆妙於玄關

歲計方悟其有餘物理孰知其天庇今屬金行御氣張宿
司辰告朔是先迎秋方始女道士某等奉為皇帝鋪陳法
要格迪直筮伏願雨潤大田雲垂多稼書稱舞羽詩詠戢
戈凡當比屋之封盡沐薰統之樂

九月一日王晨觀別脩功德歎道文 前人

原夫襄城迷往明牧童之可求函谷知來顯至人之所得
固以宵寘執有恍惚非無獨見且垂 道士 爽道之遠也
庸可量哉今屬鴻鴈賓秋鯨羊司 道士 等奉為皇
帝存誠香火冥懇雲天希用專精默 道士 願 中
夏稔稼穡以盈箱兵息南滇鑄戈 道士 願 中
序四維畢張歌我舜風復此周道 道士 願 中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三

策問一

策問十五道

策賢良問五道

策秀才問三道

策傳通文典達於教化科問一道

策識洞韜略堪任將師科問一道

策神岳舉問一道

策賢良問三道

策宰相科問一道

策賢良問五道

第一道

顏師古

問天生蒸庶樹之... 塗若盤盂之置水... 忠之政固以率服... 從革變靡定沿襲... 然厥意如何停聞... 殊同歸於先聖設法將不徒

第二道

問夫雜用霸道不純德教是非稽古何以稱強權宜一切
寧可垂訓其理隱微其說安取且設官分識非賢不任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良由言行相違名實乖舛情態難覩蘭
艾莫分藻鏡銓衡苦其混揉如何審綜察茲優劣八觀之
術往彥所陳七繆之郵非無前說澄汰糠粃其可必陳何

謂七繆宜具條錄勿致闕遺又西京課吏其法何以鄴洛
考功衆議孰得且公卿已下負祿素定量其閑劇職務總
舉而散官一色多乏器幹縱非鄙弱則有疵瑕至於銜命
諸方承肯出使按察撫勞絡繹相趨若差職事之人則於
官曹闕廢如其專濫冗散又致前途虧失彼此難周未能
通允欲施何法使... 兼濟又二代察案大數幾何用官詳
備遣人可觀準望... 朝繁省何若自秦及漢掌外使者何
人當塗典午出邦... 一何職書傳所說可得而言識達化
方又應商畧既無... 滯悉俟敷陳

第三道

問察已以進陳諸... 康正直彰乎前訓脩身勵操俱

曰可稱攝職當官何者尤必能兼善其利博哉互有所
長宜甄先後今既舉之二事必委共康廣扇清風大矯流
俗施行條教可用率下使人水碧玉一作之心家有素絲
之節軌物昭範佇觀表儀若在姬周號稱多士龐氏居位
亦有賢人誰脩廉潔之道孰當正直之舉爰及兩漢魏晉
已來歷載遐長廉直衆矣其間心異凡有幾人必須具列
姓名分條事迹無或非當意狀殊遠先古有言惟德作乂
既充廉潔之選又應正直之科誠宜追蹤曩人尚想同志
並驅前列誠可比有企仰高山誰者弗逮當仁不讓寧假
撝謙近取諸身豈或涯分無而為有是則非庶虛美雷同
又乖正直兼茲學植一作理必通原始要終當盡弘博

第四道

問學以從政昔賢令則博文強識君子所尚結髮升朝敷
衽受職開物成務率由茲道是以登高能賦可列大夫試
諷籍籍乃得為史然而筭祀悠邈載籍寔繁鑽仰雖多罕
能擇練今將少論古昔慶異見聞勿用浮辭當陳指要九
流七畧題目何施八體六書名義焉在三皇五帝諸說不
同列次區分誰者為允疑為玄扈臨之而安得緣純
黃玉所表其奚事陰康驪裔行序孰當封鉅大填胡寧游
處彤魚昌僕出何典誥窮蟬聲望厥類惟何管仲文錦既
醜何貴子產深練實厚何俾周鼎所存疑作者幾物齊
鍾所擧卒用何牲罷紉諸侯何名三十六都褒貶將相何

謂三十二人至如象葉之精乎棄日本鷄之巧乎異端著
於簡謀何所沮勸學綜古今想宜究悉一二顯折無憚米
鹽

第五道

問八政所先食貨居首萬商之業市井為利救粟稻梁飢
饑足以充口布帛絲纈寒暑是以蔽形生靈所資莫此為
急爰及室宇噐械同出五材皆稟造化之功取者得供其
用而龜貝之屬何故為寶競取而多誰所創意錢幣之作
本以何施億兆賴其何功政教得其何助若夫九府之法
于何貿遷三官所統又何典掌未知乘時趨利濟益淺深
起偽生姦有何虧敗九府之名欲知其九三官之號何等

為三宜各指陳務令可曉子緝

前漢食貨志赤仄應劭曰子緝錢也

稱貴文

飾何如赤仄殊形以何間錯又賣穀極賤則農夫劬勞而
不給糴價翔踴則工商窘乏而難振為政之道患在不均
設法籌筭去其太甚使夫荷鍤擁耒阡陌之用獲饒作工
通財倉廩之儲不匱又糴三舍一起自何人以毋權子云
誰所建各申何法厥利焉如今欲脩之孰可孰不可亦宜
辨說不可曖昧佐時經國此亦一隅既膺斯舉何所興讓
聊動翰墨豈申餘勇

策秀才問三道

獨孤及

第一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已有志

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無
操持歟集作夫魏顆違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胥如吳
四者孰孝比干死而集作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採薇
四者孰義石戶竄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鷓夷子去去字
范蠡汎越三者孰潔今欲考其本末度長以挈大較其去
舟於就合異以為同渴聞貫之之道辨之之說

第二道

問黃帝氏以無為為政故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
儀亦克用又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用
致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
為去集作就孔子用鉞兩觀而魯至於道集作必子賤嚙

琴單父

集作

而民

集作

亦自化

寬猛之際小大奚侔比權

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旨敬停嘉言

第三道

問傳曰其君齊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神明降之夫天地
絪縕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崇實沉崧生
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擣杭杜伯與商周而
存亡苗熊白毛將晉號而興敗是何神也根本焉在二三
子實然來思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對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陸贄

問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休登科記獲主神器任太守
重懼不克堪思與實士人大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

求而群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議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于登科記茲矣國制多闕朕甚而思焉今子大夫博習典籍深明教化褒然充舉咸造于庭其極慮精思以諭朕心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脩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登科記所尚各殊豈學者脩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青詔令無旨字宗源集作非施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詔令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究其集作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帥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帥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

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同集作異有教無

類豈虛言耶集作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

必希文侯英華作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性惡窳矧彼流俗

其能化乎將天地同和災殄不作黎人不變姦慝不萌何

施何為以至一作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

更變迭救一作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伯

道紛綸千紀王教不與集作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集作

處集作都邑者利一作而無一作耻一作田畝者朴野而

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死集作莫救其鄙俗立教

之本將安所登科記三正互用後

之術士乃言五馬一作周為木德禮猶一作

尚亦義則

集

記 聖王次之於義

一作

莫識厥理九流得

失之論歷代更亡之曰王鄭釋禮

禮記

之異同公穀傳

經之優劣必精心考究

精認

心究 月天虛懷

策識洞豁鈴堪任將帥科問

前人

問皇帝若曰朕遐覽異謨詳求至理

集作

三代之制

登科

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

動則足兵足兵則暴亂息足食則教化行

十二字集作登

則威食足則國威則興 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

王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

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

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之者

盡寡將行之者惟艱與朕念之甚勤思繼

前躅良以軍

之事戎

詔令

成靡寧勲庸既多爵秩咸與

俾服田畝慮興

怨咨仰於

給

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

置

賦賦

陌日

登利記

荒水旱小憊廩餉咸竭欲以軍人悅歸於未

耜儒者燕達於韶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甚

集作易

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

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者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是

嘉魯冊韓信決囊以詔令推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家

豈

集作

伯王之道昌危垂險非

詔令

仁義詔令之心所宜

討論以定褒貶大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

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

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二端
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坎序列一作兵法任宏論撰軍書指明

一作異同詳錄名氏所聞高略一作想擇善而行之

策神岳舉問

此篇所答策載四百八十卷賢良方正科策問隨策
今不重出止存其名

策賢良問三道

策第一

問天六地五經緯斯列內和外順禮樂攸興體也備而後
成履也踐而乃立厥語則興導諷誦厥德則祇庸孝友而
大道之行本無制作忠信之薄翻為亂首終以六君子由
此振三代之英四豪士滿之嬰五伯之罪焉往可以還虞

夏朴何適可以持盈守成郁乎文哉周盟二代網羅奔放

沿革多端至若緇布纁祗疑夏曆冬雉弓矢詢於五物噲

啐正於三命示惠而加折節訓恭而置房蒸間問殷聘捐

三挾一詩懷祝嘏絲絲尸賓杭疑木虞筐桑匣藉館狀棋

鷺疑盜浼飄疑齊苟敬之儀甫竈之節此等之物各為

何興用之安所捨之何從經邦之略焉假設施別白書之

無或曖昧

第二

第三

石二篇所答策第二篇載四百八十三卷賢良方正

科第二篇載四百七十七詞標文苑科策問隨策今

不重出止存其名

策宰相一作科問

問聖人握天下之圖居域中之大莫不仗群材而康庶績
資多士以牧黎元夢想傳巖之野佇思礚溪之上遂得乘
箕入相就三年而作鹽梅投釣是朝封四履而稱師父故
如英靈間出千載一賢皇化軌躅殊途共貫我大周道冠
犧軒功高燭燧長焚必割翹木無遺虛席旌賢宵衣納善
降賢良之制下微辟之書子等並藏器待時懸瓢俟扣深
識宰臣之體妙達經邦之術欲使陰陽調六律風雨應四
時一百姓之心平九州之利餘糧棲畝外戶不扃亭障無
虞關河罷戎漁者虛湍瀨田者讓肥腴路不拾遺市無二

價眷言於此何道以臻至如九儀八座之指歸四師六典

之題目並馭人之大體撫俗之良規幸陳名義之端無致

踈遺之對

試進士問九道

試進士問五道

乾
試進士策問五道 杜甫

第一道

古今之集無此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伊

甲兵士役之役府庫賜之用給郊社宗廟之禮奉養

之出辨名名存乎存司是謂八賦知歸地着不撓者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四
策問二十九道
華州試進士問五道
試進士問九道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道
杜甫
第一道
問古之集無此二字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
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給郊社宗廟之禮奉養祿
食之出辨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着不撓者
已今聖朝忽且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之與日並燭人之大斷辨谷之貞賦幸勅分壽之無庭
賈者言欲此何直以兼至吐小謝人函之前制四制六典

策問二十九道
華州試進士問五道
試進士問九道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道
杜甫

第一道
問古之集無此二字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

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給郊社宗廟之禮奉養祿

食之出辨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着不撓者

已今聖朝忽且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能事于下小寇猶小梗率土其關總彼賦稅之獲盡

贍軍旅之是官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之食則賦稅未充備矣欲將謀求不時則黎元轉罹於之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乎何有佇渴救弊之通術願問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第二道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崇風俗遣使臣在王宮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通輦轂行人受詞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餘職司有愁痛之色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獎惟不供於埋

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駮駮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間閭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嘉論當聞適集作齊時

第三道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名賢策問之理躡奠名賢策問之術一作跡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世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後支渠既潰而亂河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

輸之勤中道四棄今軍用蓋寡國儲去貲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輓之一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庾徵茲水工議下

淇園之竹東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

成雲之挿復攬闡名賢策問作墳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

相妨矣軍國之食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

者已予等飽隨時之要擬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謹論

第四道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而集無而字無食是謂棄之致

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

之令親親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

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是

明發教之集作以戰聞停午放其庸保課乃菽粟集作麥以為

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莫實慮休工文梓作土

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群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

謂之何哉

第五道

問昔帝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太敬授人時十六異自唐侯

者已昔帝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

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

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

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

觀古之聖哲未有不以此集無此字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

入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
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待一作外則悻悻然求賢如
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
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武步列國鶴
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弘正
詞氣高雅則遺履蕩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
致之於堯舜雖降一作元輔必要之於夔臯集作驅蒼生
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王立極大臣為
體眇然坦途則何往不順集作利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
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作第哉頃之問孝秀集作取備
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吐文章在策以徵

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
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
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阜俗
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丁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
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亦
一作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進士策問

韓愈

第一道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集
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
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

合於道也集作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也一字無者何
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而其集作已無
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
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
為讓

第二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
夷吾以其君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
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
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秦用商君之法
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者商君
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為所
不貴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第三道

問天子之言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
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群
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
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集有文曰居事
其六六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所字
友者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士集作如何哉言及之而
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第四道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集作下及晉魏國分如鎚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之舉士內以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一作勢力進者又有集作加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一作而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

入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第五道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無咎在四者曰無咎在上者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無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集有其血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焉願施其辭陳其義焉

第六道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既豐無饑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

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
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第七道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其舜也
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
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
咨天親九族平章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
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
集有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徽字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隨

集作

山濬川恤五刑典

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乎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
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耶抑其年

代遠矣

集作

失其所

集無

傳耶二三子其辨焉

第八道

問古之學者必有所師以通其業成就其德者

一無由漢

代

集作

巴來師道曰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

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
游猶旦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
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有所師然
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第九道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僊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誠何道耶聖人之於集作于下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知之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集作焉足以為聖人乎不然則說神僊者妄矣

試進士策問

元和二年為府試官作

白居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夫夫字集作然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語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集一作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右第一道

第二道

問夫集作夫字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尋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脩己也然則雷一聲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秋忍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

暑節律呂者候之無忝累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
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育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
也大矣斯豈辱身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
諫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
立身者就之久矣衆君子試為辨也集作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
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
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謔則知風俗之侈集作
蕩也古之人君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馬夫然則
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

詩之官俾無遠近

一作

無羨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

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與已
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
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
乎十倍者斯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
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布一作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
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

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
至使蠶農益困游手益繁夫然豈穀帛歛散之節失其宜
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
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
何辭以對

策問二十二道
策進士問五道
道舉策問三道
禮部策問進士五道
策進士問五道
第一問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寢以乖絕使昧者耗日
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名賢策問作不
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集作貴位傳古義以决疑獄誠
為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五

策問三

策問二十二道

策進士問五道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

道舉策問三道

弘文崇文生策問二道

禮部策問進士五道

策進士問五道

權德輿

第一問

問六經之後百氏塞路微言大義寢以乖絕使昧者耗日
力以滅天理去夷道而趨曲學利誘於內名賢策問作不
能自還漢庭用經術以昇集作貴位傳古義以决疑獄誠
為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舉建中制書置五經博士條定

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
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者一作皆頡門以為如何當有其
說至於九流百六一作六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
化者皆為別白書之

第二問

問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言網衣則
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為富或全歸以為孝
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
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為優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無愠何者為愈召忽死
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避楚召子胥為吳行人何者為是

耕疑體要思有所聞

第三問

問周制什一一作是稱中正秦開阡陌以業農戰今國家參酌
古道惠綏元元均節財征與之休息豐年則平糴於穀下
恒劑則轉漕於關東尚慮地有遺利人有遺力生之者少
靡之者多粟帛寢輕而緡錢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趣末
作自非翔貴之急則有甚賤之傷欲使操奇贏者無所牟
利務農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貨力以制盈虛多才洽聞當
究其術至若管仲通幣之輕重李悝視歲之上下有可以
行於今者因亦陳之美利嘉言無辭悉數

第四問

問懲忿窒慾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誠至若洵之門人故人謂原漸漬於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慍見原壤夷俟其為忿與驕不亦甚與商不假蓋賜能貨殖從我之徒而各悅缺如是皆所未達試為辨之

第五問

問育材造士為國之本脩辭行問賢者能之豈促速於儻偶牽制於聲病之為耶但程試司存則有拘限音韻頰叶者或不聞於軼響珪璋特達者亦有累於微瑕欲使楚無獻玉之泣齊無吹竽之濫取拾之際未知其方子曰盍各言爾志趙孟亦請七子皆賦以觀鄭志古人有述祖德叙家風之作眾君子藏器而含章早者久積善集作厚而流慶者遠各言心術兼叙代德鄙夫虛佇以廣未聞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

春秋第一問

五經弘文生同

問孔聖屬詞立明同耻裁成義類比事繫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遺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吳季札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捨輿夷而宋亂陣為鷺鶴戰豈捷於魚麗詛以犬雞信寧優於牛耳子集有所習也為之字予言之

禮記第二問

五經弘文生同

問三代之弊或朴或薄六經之失或愚或誣夫以殷周之

理道詩書之述作施於風俗豈皆有所未至耶輟祭納書
誠爲追遠執戈挑荊無乃傷恩何三者之相反耶兩楹坐
奠歎有切於宗予九齡魂交數能移於與爾何二者之不
一耶山節藻稅豚肩狐裘皆大夫也又何相遠耶檀弓袒
免子游衰麻何如直諒而忠告之耶各以經對

周易三問

五經道舉同

問四營成卦三古遺文本自河圖演於姜里而西鄰禴祭
斯乃自多箕子利貞且居身後豈理有未究復古失其傳
乾彖辭乃次六爻之末坎加習字有異八純之體無妄則
象稱物與同人則彖引卦名或備四德而纔至悔亡或無
一德而自居貞吉訪於承學思以稽疑至若康成之陰陽
象數輔嗣之人事名理異同優劣亦爲明徵

尚書第四問

五經同

問左史記言古之大訓何首載堯典而乃稱虞書當文思
之代而九官未命及納麓之時而四凶方去豈允恭克讓
待玄德而盡善耶仲虺作誥伊尹作訓豈臣下忠規之稱
耶伯禽費誓穆公秦誓豈帝王軌範之書耶好風好雨旣
從於箕畢時若恒若復係於休咎何所適從耶伏生傳於
老耄魯壁得於殘缺前代講訓孰爲名家可以詳言用窺
奧學

毛詩第五問

五經同

問二南之化六義之宗以邶擊鼓以觀風俗列國斯衆何

限於十四陳詩固多豈止於三百頌編魯頌奚異於商周
風有王風何殊於鄘衛頌疑倒置未達指歸至若以句命
篇義例非一瓜瓞取綿綿之狀草蟲棄嘒嘒之聲斯類則
多不能具舉既傳師學一爲起予企聞傳依之喻當縱解
頤之辨

穀梁第六問 五經同

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爲褒貶漢庭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
子夏援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寢遠傳疑儻多閏以定時何
非乎告朔雩乃閔雨奚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
王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衛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
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
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覩縷

論語第七問 弘文生同

問孔門達者列在四科顏子不幸伯牛惡疾命之所賦誠
不可同至若攻冉求以鳴鼓比宰我於朽木言語政事何
補於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殺固弛張之有異曷
遲速之相懸爲仁由已無信不立拜陽貨則時其亡也辭
孺悲則歌使聞之聖人之心固當有爲鄙則未達子其辨
歟

道舉策問三道

第一問

問莊生曰吾聞庖丁之言魯養生焉蓋以其游刃無全善

乃一作而藏之故也無冠則曰養生如何肆之而已莊生

曰嗜慾深者天機淺禦寇則以朝穆善理內而性交逸何

二論背馳之甚耶夫一氣之變聚為外誠不當傷

性沽名以耗純白儻昧者未通矯抗之說因遂耳目之勝

甘心實一作力則如之何既學於斯竹有精辨

第二問

問駢拇之言曰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命

於仁義以易其性庸詎知不有性於仁義而不可易者乎

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庸詎知伯夷非安於死而不可

生耶徵濠上觀魚之樂則莊生非有虞與伯夷也又安知

有虞與伯夷之不然耶徵鳧鶴短長之脛又安知有虞與

伯夷之性非不可斷不可續者耶雖欲齊同彼是先進作

後合惡用謬悠卓詭如是之甚耶蓬心未達幸發吾覆

第三問

問至人恬淡外其形骸使如死灰如木雞斯可矣至若蹈

履水火而不焦沒雖以誠信庸至是乎斯所以有疑於呂

梁夫人商丘開之說也蓋有以誠信安於死而不遷者未

有以誠信蹈難而必不死者此何所謂其質言之

弘文崇文生策問二道

前人

第一問

問儒館設科以優華緒亦明勸學然後審官諸生或以純

綺之年講誦未暇在琢玉之或怠於製錦而如何儻稍舉

章程以明課試因粲粲之質加孳孳之勤可以遠圖固為
蓋善但因循既久慮物議為難蓋自言之將來折衷

第二問

問左掖東朝載弘學敦貴游胄子於是翔集法禁或弛藝
實難徵推恩補員據闕升第或人疑張祿或詞假葛襲粹作
襲是誠瑕不揜瑜豈仕優則一作學澄汰則衆心未允因
仍則流弊寢深有司病諸幸喻其術

禮部策問進士五道

貞元十九年

前人

第一問

問漢廷董仲舒公孫弘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於教
化常玄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

人事今雖以文以經貫祿學者而詞綺靡於體

川文粹物作景

寢失古風學因緣於記問寧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明家
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崇樂正之四術
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名義益脩風俗益厚程孝秀之本
業參周漢之舊章慮難改作式竹嘉話事關理本必議上
聞斯集作乃誠求諸生毋忽

第二問

問齊人之所以務於賦輸用給公上大抵饋軍實奉邊備
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詔納款屢獻奇功而蠶茲
西戎尚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頗勤中夏之師思欲盡復
河湟之地未銷燿一之警師息左次人無外徭酌古

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或人願脩前好因請其俘或曰彼實無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曰始示大信許之以靖吾人或曰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曰奉良技以襲其翼當蘊較然之見備可舉之方

第三問

問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嚴禋有國之大事頃歲奉常上奏以獻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申而公卿諸儒雜有其議皆以百代不遷宜居東向而獻懿二主所歸不同或曰藏於夾室或曰寘於別廟或曰附於德明與聖酌殷周之制或曰遷於園寢石室採漢魏之儀而又有並居昭穆之列竟虛其位分饗禘祫之禮互處於西衆議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下誠聖意所重難也至當無二衆君子辨之

第四問

問人之生也稟五行之秀其化也順一氣之散而牛哀爲獸杜宇爲鳥趙王爲蒼犬夏鯨爲黃能一作熊傅巖之相爲星圮橋之老爲石變化糾紛其故何也天壽貴賤賦命萬殊而驪山之儒長平之卒歷陽之魚鼈南陽之侯王豈稟數斯同復適然也衆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學幽探造化竹所未聞

第五問

問有司之求才與天下之求才其心不相遠也諸生知之

乎計偕者幾千五百者未有不逾二十蓋二十五之一也
諸生又知之乎龍之辨皆謂有餘靈之珠無非在握
射或失鵠瑜寧於取雖涇渭終分而落直匿名飛語
詆訛一作計云云誠無它腸時有讒口豈我古之道示至復
諸生之所習難化耶異時有司固諸生南闕復也復何如
哉非有防川之心願聞易地之說天壽

文婚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五

策問四

策問四

策問二十八道

中書試進士策問二道

吏部試上書人策問三道

策問明經八道

道舉策問二道

弘文崇文生問一道

禮部策試進士問五道

又明經策問七道

貞元十三年中書試進士問策二道 權德輿

策問

問先師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勸學則舉六蔽成事則稱九德推其性類又極於是矣孟軻之數聖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於天縱頗有所疑况牛馬於最靈豈為至當班固之古今表劉邵之人物志品第乖逆集作或鈎據纖微誠有可觀恐集作非集作盡善既強為已之學必有折理之精敬俟嘉言以法未達

第二問

問乃者西裔背盟勞師備塞今戎王自斃邊遽以聞而議者或曰因其喪而弔之可以息入或曰乘其虛而伐之可以闢地或曰夷實無厭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國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採思而辨之

元和元年吏部試上書人策問三道 前人

第一道

問天下理本繫於朝廷乃者夏州阻命益部下皇帝神武制勝指期致誅二方晏清九有貞觀紀律載新於耳目爵命畢集於勳賢內脩八柄外弘九法教理刑政之要制軍詰禁之宜也乃兵不復用一其禮俗以致和平

第二道

問聖人虛心思天下之理至矣求天下之士勤矣搜於中林靡以好爵者往往至焉君子澡身聚學被褐藏器方伯上薦賁然而來其夫亦賦計借者異而論也其何以佐理

周禮第三道

問周制六官以倡九牧分事任之廣計名物之多下士吏胥類頗繁於冗食上農播殖力或屈於財征簡則易從寡能理衆疑宋毋之失實豈周公之信然今欲舉司徒之三物教賓興之六藝又慮樂舞未通於韶濩徒玩干旄鄉射有味於和容務持弓矢適廢術學豈資賢能至若六變八變致神祇之格天產地產有禮樂之防忝貳春官企聞詳說

周易第四道

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寂然不動則感而遂通見幾而作乃不俟終日豈各有所趣幸備言其方至若默之於人為廣穎白眼坎之於馬為美春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鎖細佇聞體要然後忘言

尚書第五道

問堯之文思也命羲和四嶽教授人時其道巍巍矣舜之登庸也則流放竄殛考績黜陟熙帝載而亮天工者二十有二人其理昭昭矣至禹則別九州導九河分五服建五長辛壬癸甲荒度土功其勤云云夫以陶唐虞夏皆聖人也而勞逸斯殊豈時不得不變道有所不及何事功玄德煩簡相去之遠耶願聞其

毛詩第六道

問三綱之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周南召南以風化于天下關雎鵲巢乃首於夫婦舉而紀焉若先天子美夫人曷若稱諸侯豈自邇而及遐將舉細而明大又太師所採孔聖所刪以時則齊襄先於衛頃以地則魏土徧於晉境未詳差次何所後先一言雖蔽於無邪六義乃先於諫諫既歌乃必類何失之於愚理或出於鄭箋言無憚於匡說

穀梁傳第七道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日稱夜食頗近迂異微禿眇之脩聘聚綦輒之方言晉大夫奚侯於偕行衛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未曰中邪寧為積慮鄒氏夾

氏學既不博集作傳

尸子沈子復為何者鄙夫未達有佇焉

言

論語第八道

明經弘文崇文生同

問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仁遠乎哉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由也之果求也之藝昔曰不知其仁豈盡非君子耶胡為乎登夫子之門而稱齊楚之賢大夫也其愚如愚甯武與顏生孰愈三思三省季文子與曾子孰優屢仲隱居以放言下惠辱身以降志頭殊取捨皆曰逸賢探索精微當有師說

道舉策問二道

南華經第一道

問安時處川淵然懸解至人之心
又曰休影息迹與夫五漿先饋
則以紀消之養鷄狗備之承蠅
用志不分移於教化則萬物之
然而和奚在於與無趾無眼之
願聞其說

通玄經第二道

問文子玄虛師其言於老氏計然富利得其術者朱公疑
傳記之或差何本末之相遠人分五位智辨居忠信之前
體包五藏耳目非肺肝之中皆何故耶當有其說至於積
德積怨實昧其圖上義下仁願聆其旨大辨若訥大道甚
夷豈在顛之倒之使學者泥而不通也

弘文崇文生問一道

問鄉賦國庠已有定制又闢兩館以延諸生蓋砥礪貴游
而進之於學也二三千江夏童年頗聞岐嶷舞雩春服皆
已鮮明雖異質興亦稱講業於經書所好何句於古哲所
慕何人兼陳從政之方用辨保家之美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道

前人

第一道

問古之善為政者在得人而
爵祿秦以農戰居職
夫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
策理而已周以功德詔
舉其異可以為將相者
非其仕所宜也安危注

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代之所以爲利病幸錯綜言之又
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口或限年以入官事有
可行法有可採制度當否悉與古同

第二道

問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終循環而上自
五帝不言三統豈備有其政或史失其傳嬴劉而下教化
所尚歷代相變其事如何豈風俗漸靡不登於古復救之
之道有所未至耶國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勝
茲文弊前代損益佇聞討論遽數之中所希體要也

第三道

問古者士足以理官業工足以備器用商足以通貨賄而
農者居多所以務三時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業實藏
於人乃者惰游相因頗復去本今皇帝勵精至化在宥萬
方德音聖澤際天接地凡弘於理道者無不至也裕於濟
人者無不被也而又詢吏祿公田之制稽財征權筦之宜
使羣有司質政損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衆君子躬先師
之儒牛盛聖之代佇茲嘉話當薦所聞

第四道

問昔伊尹酒保傳說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業春秋時觀
丁父彭仲爽申卻之俘也克州蓼朝陳蔡楚邠賴之漢廷
韓安國徒中拜二千石張釋之以貲爲郎並稱名臣焯叙
前史然則徒作役或財用自發前代取之而得人如是

魏晉已降流品漸分筮仕之初率先文學或薦賢推擇皆
秀發州閭而致理之風頗未及集作反古豈朴散寢久或求
之大精其故何也集作斯常有所憤集作常今四門大闢
百度惟貞執事者固欲上副聰明悉搜才實幸酌古道指
陳所宜

第五道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籍
甚漢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
於溺情敗度又奚俟集作事於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
於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朴敦厚之科廉清
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為辨其說

明經策問第七道

前人

左氏傳問一道

問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脩經丘明受仲尼之經
而為傳元凱悅丘明之傳而為注然則夫子感獲麟之無
應因絕筆以寄詞作為褒貶使有勸懼是則聖人無位者
之為政也其於筆削義例豈皆用周法耶左氏有無經之
傳杜氏又錯傳分經誠多艷富慮失根本既學於是頗嘗
思乎

第二道

問大學
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弘教微言在
茲聖面不致作禮樂時當有開所以先氣志然則得

甫申之... 降神處定哀之時亦嘗問政致知自當乎
格物亨... 難非於宗予必若待文王之無憂遭虞帝
之大德然後... 道孰為致君爾其深惟以判其集作斯惑

周易第三道

問潔淨精微研幾... 變伏羲重其象文王演其辭設位盡
通於三極脩德豈性於九卦何思何慮既宜以同歸先甲
先庚乃詳於出令儉德避難頗殊蹇蹇之風趨時貴近亦
異謙謙之吉窮理盡性之奧入神致用之精乾元用九之
則大衍虛一之數成性有存存之道知幾窮至至之不此
所講聞試陳要集作略

尚書第四道

問洪範之美大同也曰子孫其逢吉數五福也曰考終命
皆其極致也至若允恭克讓而生冊朱方命圯族乃產神
禹何吉凶之相戾也金縢請命方秉珪以植璧元龜習古
乃啓鑰而見書豈賦命之可移也絕地天通未詳厥理血
流漂杵何乃溢言待問而來幸集作宜陳師說

毛詩第五道

問風化天下形於詠歌辨理代英華作治世非之音厚人倫之道
邶鄘褊小尚列二篇楚宋奧區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於
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事亡其辭而不獲谷風
黃鳥同其目而不刊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一有正字
墻面而立既非其徒解一有字頥之言斯有所望

穀梁傳第六道

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博習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以莒滅成文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難從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情何義所謂失於短凡厥師授為予明之

論語第七道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厄陳行合神明故集作久於丘禱將行理道奚矢於天厭對社粟之間宰我強通歎山梁之時仲由未達季氏旅僂冉求莫救皆見稱於達者或繼比於具臣嘗肄善言顧多滯義末卷載游夏之事終篇紀舜禹之詞頗疑不倫可以敷暢

文苑

詞標文苑策三道

玄經

洞曉玄經策一道

詞標文苑策科未詳

第一道

問朕聞立極開基之

金異刊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六

侯之子異類頗甚後
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
後為子明之

論語第七道

問夫子以天縱之聖畏匡危陳行合神明故
備將行理道矣矢在天欲對社稷之問宰我強通數
之時神由未達李氏旅公冉求莫救皆足備於
我禹之隨賦賦不喻可以媿謝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七

策一

文苑

詞標文苑策三道

玄經

洞曉玄經策一道

詞標文苑策科永昌元年

第一道

問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集作殊法象

流污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緝化宣風各

因時而播美是以道孚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秘龜龍用

啓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押集作威鳳以分踐集作司軒后集

五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跡則十政方凝俯河濱
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
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
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彙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
神而稱正且隨時之義既不相沿師古之言又聞前誥朕
欽承先聖顧集作對越上玄當宁興懷真切推溝之慮凝旒
結想方深馭朽之情思所以式展宏猷勉康庶績而撫茲
薄德昧此永圖爾等積學多聞含章獨秀未顯疇庸之德
宜申符扣之音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圖何取集作最帝皇
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竹聽良謨朕將親覽

對

張說

對臣聞舜命昌言漢徵極諫嘗覽千古賢哉二君今陛下
發德音下明制集作詔選空巖穴訪匝輿臺大哉邈乎過之
遠矣臣以草莽集作芳之賤謏當集作委車乘之招誠不足以
庶幾王庭充塞大問集作允塞天闕非伏讀聖旨乃知天情之所
在集作存焉臣聞昔者鳥跡代繩龜集作龍文演卦水土遷王
時更萬祀金木互興人非一姓集作姓非暨乎三皇五帝氏往
夏商集作殷周漢氏作或導人以禮樂或驅俗以政刑或革
弊集作以忠敬或沿風以文武非師古之誥有殊蓋隨時
之義且異集作異也伏惟聖母神皇陛下誕受鴻基光膺駿命
若曰集作粵若立極格天之業論道布政之典任賢克暴之功
出洛飛雲之瑞此益藏緯玉冊勒休金版鬱映於前古揚

光於後葉者矣至於集作若創業垂統之則宏猷永圖之義

集作美重光三聖載集作再清六合可不謂然乎猶或惕慮推

清勞謙馭朽謝文明於薄德想疇庸於清集作下問此陛下

之至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策曰適時之務何先經國之

圖何取集作最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夫人者理得則氣和業安則心固崇讓則不

競知耻則遠刑若強人之所不能雖令不集作莫勸禁人之

所必犯雖罰且違故曰政不欲煩煩則數數則政無定集作

煩則數改人懷苟免之心網不欲密密則巧巧則文多傷

數改無定下有非辜之懼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

集作密則深刻為明以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綜覈之詞集

司考課專於刀筆撫字之宰職務具於集作為簿書陛下日

昃雖勤守宰風化多闕臣以為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

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捨人為政雖勤何為伏願陛下

進經術之士退集作刻措克集作刻之吏崇簡易之化流愷悌之風

畫一成歌此適時之務也慎賢而用此經國之圖也苟能

英才不棄大化方隆而猶曰朝謝垂衣野非擊壤則文武

之道尚何言哉堯舜之君徒虛語耳策曰帝皇之道奚是

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冊臣聞之矣聖集作皇人御曆上

淳而下信帝者應集作膺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

而人從漢雜霸道集作攻刑政嚴而俗偽故親譽優於畏侮

文景劣於成康謹對

第二道

問朕禮崇三典方弘慎罰之規書著五刑不以深文為義
朕母集作君非臨赤縣子育黔黎夏日貽憂懼青牛之結氣秋
荼軫念慮丹筆之成冤然以人尚掛於湯羅情倍深於禹
泣頃者荆郊起侵淮甸興集作服挺祆朕惟罪彼元凶餘黨並
從寬宥今敬真徐敬業之輩猶蘊狼心不荷再生之恩重構
三藩之逆還嬰巨孽便犯嚴科豈止殺之方乖於拆衷將
小慈之澤爽彼大猷子大夫等學富三冬才高十室刑政
之要寔所明閑傾此虛襟佇聞良說

對

前人

對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誠於緩

死今陛下母

集作父非

臨黔首子育蒼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

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

心罪已仍勞淮甸之師

集作征

其有誑誤閭閻脅從井邑陛

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

也而蕞爾餘孽蠢茲頑克思弄兵於漢地之下將構釁

難於戎狄之域罪盈稔貫禍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

陛下乃賜臣策曰豈止殺之方乖於拆衷將小慈之澤爽

彼大猷臣實見拆衷大猷之規不知小乖微爽之義也策

曰刑政之要實所明閑臣聞政同

集作猶

水火刑譬陰陽頃

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

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烏牧

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暎也暗而不
可罔度者眾也愚而不可欺是以集作刑在必澄不在必
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則人畏
而不干政簡則俗齊而不偽於是禍亂不作災害不生君
安於上臣一作悅於下百姓日用集作不知其然四海之
內風行六字集作惟帝之則道暢鍾石聲流舞詠其行已
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幾一隅謹對

第三道

問朕聞仰觀乾象房心為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建前
惟受圖之所是以上稽珠緯得風雨之和下表圭躔集作
均遠近之節定都考室斯焉是崇顧以庸虛謬集作膺大

寶乾乾夕惕每軫納隍之懷栗栗集作宵興恒勞馭朽之
念而昊穹眷命靈貺屢彰雲構既隆天城斯畢是用內省
多愧上答集作勤將欲殷薦有常嚴配不墜光啓惟新
之躅申明祀典之方順四時以布和風考五物以作集作
正氣盛禮之要猶慮未弘爾等並積學基身含章表質或
遠從賓薦集作聲滿於州閭或遐應搜揚譽光於朝選採
皇王之粵旨一作援一作周漢之前蹤集作彼曾襟咸應備
曉未知何代之政集作適中何禮之規施用為切前
作務從必簡之道式前篇崇可久之基陳彼集作嘉謀爾
其揚擢思擢太常之第副朕求賢之懷集作
此篇問目又載四百七十三卷前已削去

對伏惟陛下則天法地畏命重人據河洛之規模總風雨
 之交會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
 室靈祗降福嘉祥薦祉制同神造乃以子來時集作將以殷
 薦上帝至德也嚴配先王至孝也是以八風攸序四時克
 諧無得而稱能事畢矣猶復執勞謙之不已懼盛禮之未
 弘訪末學之臣詢稽古之政斯事體大臣何足言然而敢
 不欽承以竭涓滴耳策曰何代之政參詳適中何禮之規
 施用為切臣謹錯綜三五明徵典墳集作謨竊以緯武經文
 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反義背德
 而至昇平之政棄古集作禮違經以克永終之祿莫不發號

施令集作德惠法乾坤而集作之動靜執契懸衡順金木之刑德

集作政是故青陽玄室遵季孟而觀風白輅朱旗乘集作因離

兌而布政養老用上庠之禮教胄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

雍之名嚮陽表明堂之位蓋所以享羣瑞朝諸侯班正集作

朝朔調景緯成簡易之業集作基崇久大之基集作業也皇王

與旨庶此詳探周漢前蹤固難守集作專用臣才智駑劣草

莽輒生至如軍國務廣政刑理急但至敬無文信言不美

陛下欲聽其說必觀於事將逆集作違其謀先求諸道危言

抵禁破膽寒心伏惟聖主稽集作稍留天聽謹對

洞曉玄經策天寶末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騭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原一

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微言演為真宗貽厥後學包括六
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集作而詮意至如交

樂於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為事不期集作與為謀善無所

私惡無所棄施之於教何以集作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

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何集作往不臻又

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

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善

集作乎集作拔脫宜其帝緒集作蕃遠貽厥孫謀綿綿瓜瓞邁

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

主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粵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

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未任佞去集作賢宗社淪亡為無

匡輔繇稱不尚賢者其旨何也集作聖人立教專氣致柔

故刑不欲勞往不欲竭深根固蒂可以常存則有朝穆肆

任集作固穆肆枉非集作勞逸過度促齡損性却集作以為然又有惟

靜惟清守貞守朴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

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品居水飲身代俱損壽

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

曉玄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虚心佇聞啓

沃
對
獨孤及

對臣聞道之為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弘之

文苑英華

取其精以脩身用其麤以頓集作物從本降跡散朴為器

於是可有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集作以冲寂為宗虛極

為體然妙用無朕故不可集作詰其體探其宗豈

不欲因言演教其集作教遺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

無不動細無不應况陛下用為大道作大道為非以鼓羣有臣

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地

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

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

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

有為不為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

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同異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

斯立一作臣又按道德經云天門恢恢踈而不失常有司

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特

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備無黨王

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泉英華作淵

非與善仁集作言善信英華於此平易如水之諭也陛下

坦集作其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集作十有二載矣且

復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臣等曰常

務斯道曷往不臻臣輒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

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

人合并集作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

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

謂拔桀放集作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亡

一作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

也至如堯知天曆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

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

邁德矣其後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

垂裕矣陛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即集作春秋備其祭典

亦可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

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

先然古先聖人曰二字集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

也而聖人能無為於求賢不能使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

尚之以為利於是有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起於

一時之名其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

任絕臣輔之力也蓋欲因時致功功成則遺集作而遺之

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

息則於為無為於事無事雖八元以翼唐弼虞三傑之哉

秦滅項其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

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然其

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貫

之雖逍遙與道養殊途然性靜與力命同轍苟因其命集

令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

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

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

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
以滯其集作於筌蹄經不云乎返老子及者道之動惟動而當
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
精以物為龕閉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
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瓜苟守其精而
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集作於其外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
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微妙玄
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傳說
無所用其舟楫啓沃之間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殞越于
下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八 策二

將相

道侔伊呂策三道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二道

道侔伊呂策三道

第一道

張九齡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即行秘書省校書
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情焉幸因
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
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
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里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

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
視仁義大壞後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理復修三代之事
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
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殿集作下以
集無神啓睿圖天佐集作明德物不終否則集作受之以
行字泰弊不遂極乃昇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
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用豈有大明御寓慮
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義是則外臺會府真
若漏於網集作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
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菱舍之儀羽林飲飛之衛漢家
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

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共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
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將振
九品之類網維百姓之絕紐使官有位次賢集作有等才
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
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逋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
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唯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
盛德大業孰與歸乎九齡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
慨禾莠拳拳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策二道

前人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由集無
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

則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豈比集作奚擬公劉之橐兵集作橐囊雖古人有言集作遺言引之者有同於秦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其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頗至集作今類凋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習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前人

對伏惟陛下德盛問安教存止凶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旨誅予矜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或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毀下之至譙也尚何術之務而舍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皇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殘缺遺文苟存羣儒紛採故喪服異制諸家殊執集作執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重刊月

爲十二月令存周禮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殺梁以文清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唯餘班固之說謹對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

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國經野宜有吊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祖宗之旣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慎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食中宵輟寢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

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予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勲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畧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

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述爾能直言其事
當有昇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

對

楊若虛

對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鼙之音載懷將率郵
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隅未寧爲日久矣不以庸
非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踏玉階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
聞古先哲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爲人思患預防實
爲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讓慮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于
人猶恤彼勤勞求茲政道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
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且足以廣采輿誦詢於芻言不
以久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一兩事立利倍功大完軍保勝

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弊臣聞或多難以啓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啓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
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
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
意允釐庶績制以官刑儆于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
於家邦崇禮以致賢脩德以來遠言合于道雖賤必行議
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賞刑當其理不
貽戮人之愆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報
強讐燕燕踐自燕竟雪深耻景畧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
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
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

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操履明試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穰苴進於晏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求勝臣以爲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事類文校義分爲四種記之金策且於玉韜漢臣以之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蒲竊仰鄧禹之能勅敵神謀頗懷馮異之畧至隱若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畧比於孔明功當術淺張遼比於關羽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攻戰則可齊肩語其才

此或先駕彼亡隋之任士內用寵戚外階朋黨忠言死於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以財成鴈門之圍兵士以微而不賞浪河之敗許公以親而不誅天下分崩人受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爲國家用因隋亡之臣致有周之業靖則克勝其任匈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德允元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尚而爲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交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輯和士庶羈縻志秋何必棄南邛之戎捨磧西之地

隨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誦為楚國挫威臣所不取臣又聞
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充盈則支體
無害古既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虛
非古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
以亭塞隔之以山河啓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墨鷄之阨
飛狐白石爰在并汾木狹土門出於幽薊李靖距頡利於
峽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於榆關遂貽東難險阻不異
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漸收塞上之士申晁
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落守以城池
求賢良以為守習農桑以為勸敵至則收其積聚使野無
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

代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防軍寇之乘攻守餘
務耕耘之積省兩河之粟資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
憂兵以致弊軍既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
義固險而守國之恒政若柳城之寇不虜於邊人鴻臚之
賓未絕於來使則養士卒以待其衰也必若虜暴邊隅須
申致寇之畧如其毒痛於下方興問罪之師任之以智能
申之以謀策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識以權
宜父子兄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
師旅以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
之嚴而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
取敗既輕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

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效
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二年進狀論沙場喪敗開
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鑿駕西幸又於河中府上表并
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何經何歷
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之拜推轂之
寵豈可一策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
履冰谷謹對

同前

張仲宣

對臣聞玉弩垂芒耀明威於紫緯金方戒序凝殺氣於丹
霄然則負宸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辦法四選以詳
刑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啓業耀佳兵於涸

庭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不測之謂
神包混成而爲道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洩雷雨水火
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之張禮樂刑政以肅之然則宿
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平也左學上庠文明也保大
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沆潛朔南浹洽草木咸若昆蟲無
夭猶且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俯徇謙光循易象之明義降
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訪芻蕘旁求道路臣戎旃
賤伍樗散陋容策蹇以忘疲勵弱而知倦猥茲庸菲充賦
闕庭奉詔慙惶啓處無地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
燕館初開先尊郭隗而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
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持邊降伏於戎寇行

法也得致斯人哉臣聞晉謀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
之英咸選良家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吉日拜將收不疑之
十計問子明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將斯至矣
大功可舉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種臣聞
習手足便器械積虞關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
繫因五勝解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
向背而應變無常形會之兵也守正而用奇詐形而計戰
兼伎巧包陰陽一作謀權宜之兵也然後憤之以仁義信之
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而溥其愚以我和而制
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不知為敵人計
制策曰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漢有二十

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禹有決勝之
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畧功論樹下馮異之績
彌彰冰結河中王霸之誠尤著臣以卑賤夙無器業竊循
運合聖恩不以得參賢俊之末安敢自強而比哉清問猥
及臣當萬死制策曰景畧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
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臣聞景畧之功也孔明之
績也張遼之謀也關羽之烈也斛律光之勇也賀若弼之
畧也廣論之則耀靈不駐畧談之又書不盡言景畧之佐
秦堅纔騁如熊之捷孔明之匡一作輔蜀主克著卧龍之名
張遼運籌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關羽舉旗之効可以論
之於後塵賀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

名劣衆人以次而言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誰最者臣聞李勣者智也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征北狄詎見絕其餘氛授鉞南蠻寧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猾夏邊鄙亟聳者良由此也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于積石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北邊庭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預何歷臣聞膜拜

一作耽邦東
怖樂浪縣名憬齋旣崇於弔伐昧谷

設方實資於鎮撫薇亦柔止猶聞遣戍之詩瓜時在期曲起踐要之役今欲明守邊之術開斥地之制緬惟經筭俯訪芻蕘諛聞鄙術何足以觀之夫先王馭道也必專其邊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備懷其所以來招携以禮懷遠以德今丸山在境猶發渡遼之師葱河卷褻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乃務廣其工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俗聖王之道未足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已用何良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折謀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於無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拔將

選才各盡其用急善同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邪佞之
門廢鄭衛之聲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有不羈之寇北
有不賓之夷徂之則勞師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
而不可耕田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藩來則懲而禦之去則
遠意書何盡言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九
策三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策三道
文可以經邦國策三道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策一道
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策
三年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七十九 策三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策三道

文可以經邦國策三道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策一道

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策 長壽三年

第一道

問若濟巨川必憑舟楫之勢將興大厦實佇藥樞之材聖

皇提象膺符順天革命變澆風於易簡濟一作躋薄俗於醇

醲未明求衣冕旰忘食無遺庖一作魚擗不棄芻蕘聞逆耳

之言欣一作怡然啓面聽犯鱗之說假以溫顏緬懷六一作七

聖之規勞求五臣之俊至如臨難不顧知無不為獻替惟

幄匡過補缺爰洎御命之流並應搜揚之旨子大夫博古
強學見賢思齊一善或同一作咸周井千載相遇肇自魏漢以
及梁陳若斯之人者一作無布在方策宜具載一作陳年代各
叙徽猷無憚米鹽用旌多識

對

薛稷

對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群龍無首虛已明庭之
上鼯鼠全身深穴神丘之下故有勞於一饋不輟子高之
耕待以二旌無過屠羊之肆懷乎朽馭一作慄既識為君
之難跼此春冰未見為臣之易然而夢弼降佐風起雲從
其天祐之俊又將至當今制賢以祿削爵以庸設言不違
式化厥訓霸王騏驥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寶而

負兆猶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景之懸光燭重泉之
沉隱故遠臣得離山草比獻野芹瞻望天臺數跡對曰帝
德廣運六臣參其業天道大明五帝陳其序猶黼黻之章
五色昇鵠之飴五味五靈之効禎祥五音之和雅樂若乃
同義變力古人中求則紀信誑項以免君王經刎頸以紓
國九鄉居府王脩從赴難之義二國合圍路中無返言之
失漢帝之憚汲黯陳主之畏柳莊社稷之臣於是乎在恪
居爾位勤不告勞則蕭公堂堂吳漢糾糾馮豹伏於閣下
黃公宿於臺上憂公奉國可以不謂忠乎書誠面從詩詠
司直犯顏無隱求福不回周昌之比漢高同乎桀紂劉毅
之方晉武類彼桓靈申屠剛之軻車鍾離意之排閭史魚

是慕直在其中聖人謨議君子謀道張良之翼漢王郭嘉一作嘉非之協魏主宋武之得穆之齊高之得褚彥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矢桑弧有志四海飛旌挿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飲冰實將命之難陸賈南行責蠻夷之失禮陳湯西討誅單于之暴慢終令趙佗貢職郅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乎謹對

第二道

問自周星攢耀漢日通輝象教聿興苾蒭鬱起眷茲和衆因果爲先伊此法門棟梁攸屬我皇光膺天授託降閻浮弘八解之要津啓四禪之幽鍵濟含生於彼岸證圓果於中天糾宇巍巍緇徒翫習不譽高澄什聲重安遠振三

翻於辨囿悟兩諦於談筵飛錫煙蒸乘杯霧委蘭艾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難甄迹雖選於玄關名乃編於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將恐乖智海之弘規匪提河之遺範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含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弛一作施張之術去就俱從

對

前人

對曰竊惟善本無生茲緣常寂捨身捨智涅槃之行可觀不動不定般若之名已立尊容聖質剖碧玉而恒傳寶相靈模鏤紫金而尚在運二儀而廻掌巍乎寶力極萬物之濡足皇矣能仁是以付受有歸鬱興尊記知來之鑒遠明於萬劫祚聖之符大啓於九部始則江漢廣被終以關河

積學由是名僧輩出賢衆肩降道行息於願之什而服侶
戒梵禪結視安遠而儆孩雖葱嶺加蓋涉流沙而西極白
木聚落浮漲海而東馳聖教之興爲期爲感此句但敬重
堅固有悲忍之大權循習護持有煩惱之深淺物情以之
勤切俗慕由是懇到苟求利養或滋貪濁濫名竊服行偽
學非魚目叨珍遂入摩尼之寶鳥鵲借類便假伽藍之翼
謂宜宥而勿罰限其自新卷迹緇林之遊反服白衣之役
則一作愍一作愚受智寬令四飛辨是决嫌浮食一變九色揚
翰不謬於楚雞六管流聲豈混於齊士庶人無量在釋典
而雖弘出家有限憑國經而必恪維摩之入諸必疑作藏
尚爲居士之身菩薩之惠其神通由持在家之誠未虧平

等何妨一作慎擇謹對

第三道

問神農王一無曰金城千里湯池百步而無粟者不一作

能守也然則師出以律咸資於糗糧兵雖尚奇必藉於流
衍皇周八紘有截四海無虞折衝樽俎之間旅軍衽席之
上而吐蕃小醜時擾於沙場默發遺克偷生於玉塞由是
任以精卒寄以邊陲車徒置騎實賴防禦飛芻運粟輓轉
之弊一作飛芻輓尤深疆理屯田播植之功難就欲使人
無憂於半菽歲有積於如坻強國富此矜聆良策

對

前人

對曰持人之術地著爲本應敵之道糗糧爲先故李悝妻

地力而創謀本能強魏而開阡陌而急戰終以霸秦當
今三攘既平九稅有職倉廩陳積程結充仞山川効止而
咸叙陰陽感化而致和役戎黠羗不討之日久矣天有星
象以分其區地有山河以致其險素野遐曠玄國寒涼塞
下三春未辨重重之桐河邊九月已落青青之草我后惻
隱巖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聖智備天地神武動山岳悠
然遠覽白露涼秋建日月朱鳥之旗樹風雨蒼牛之艷疑
將帥良猛謀慮深長猶重息人未脩伐鬼而犬羊無檢時
驚邊析定遠侯之功畧還出玉門戍校尉之七營更連金
郡麻奴小醜敢懷凌斥之心榆鬼殘祆仍延晷刻之命結
山豪而嘯聚驅穀馬而陸梁百萬之師糗糧易盡空虛之
地轉餉難集良可追蹤墾草取彼大田脩充國之舊圖採
威明之遠筭將軍素勵爰興斷河之術都尉垂強畢盡通
溝之利舉農夫而休戰士息轉輸而用耕牛智効其謀勇
奮其力資虜金之如粟籍邊馬之如羊賞士犒師選騎館
穀或休垣罷障城滅途殫然後坐鳳凰之臺驗麒麟之貢
王旅凱入豈不休哉清問徒訓疑危言每竭短才杼軸景
夕貼憂謹對

文可以經疑

問二雄并立四海八分魏氏獨跨于中原孫劉割據于南
土五勝更襲唯疑以疑四大居尊成仗義而稱帝二
十八宿指躔疑於疑平六部列封疆於何所醇化懿

綱非無寬猛之規矣。國有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耿耿子孫俱聞。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

對

晁良貞

對曰。漢代崩離。三光分景。齊眚盪析。九土殊方。權備割據。於岷吳。瞞丕纂圖。於冀充。火行土德。則有攸歸。紫色蛙聲。豈無兼峙。策曰。二十八宿指躔。次於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於何所至。若畢鼎爲大魏之郊。井絡應庸蜀之分。星紀真奎。吳之野。婺女寄虛。越之精。此其纏次也。至若常山鉅鹿。孟德之設教。會稽豫章。文臺之建國。考廣漢犍爲之地。

實夜朗玄德之邦。星土之殊。於是乎在。策曰。醇化懿綱。非無寬猛之規。愛國活人。自有弛張之度。皇皇祖考。並建鴻名。耿耿子孫。俱聞失德爲功業之厚薄。而存亡之後先者。且夫天命不謫。帝圖難僭。劉旣備矣。當禪與人。此乃事本於元符。何止功殊於厚薄。祚窮安樂。不亦宜哉。至於魏主以雄猜之姿。虎噬河朔。吳王以英威之畧。鳳起江南。欺孤有言。貽譏於石勒。今圖發論。見稱於陸機。蜀滅於前。吳亡於後。物之理也。夫何足疑。策曰。至如獻納忠規。縱橫武節。既自方於樂毅。或見比於張良。各有其人。詳諸史傳。所行事迹。咸請縷陳者。山川壯麗。賢豪擇木。英英文若。見比於留侯。桓桓孔明。有方於。關九錫而殊議。節表純臣。荷

三顧而知恩身歸其主今之空器不其惜哉威餘返旗蓋亦奇矣大者遠者

同前

鄭少微第二

對漢氏失德魏圖爰啓孫劉建號唇齒相依咸能廓帝緒以定業振皇綱而握紀雖數有五勝運鍾當塗而土無二王終殊霸業然則封疆畫界俯稽於地理瞻星揆景仰燠於天文東井發曜於梁岷傍分屬漢南斗連輝於吳會遠接荆衡詳魏土之分野當畢昴之躔次伊洛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吳華陽惟蜀疆里所得其在茲乎至於開國基行政令咸垂統履順承傳來葉創業興緒克昌後昆終數代而一何倫比雖鴻名休德將崇貽厥之

謀而繼代守文頗著聿脩之美是以堂構始於祖考功業由於厚薄曷何因其子孫存亡以之先後至於忠規動俗武節冠時異代齊名孔明自方於樂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於張良懷獨見之明既一謀於匡濟行開合之策終不謝於孫吳謹備諸前庶幾萬一謹對

同前

雍惟良

對天命靡常地變其宗三雄鼎據分割乾坤或利近江海銀銅之湊或邑居河洛桑梓之餘用能仗風雲采松竹開物成務廣運靖人至如仰緯星躔傍分列郡成都應乎井絡建鄴開於斗牛若乃發跡雒墟圖光畢昴竟能一紫宙之意兆黃精之符然而物運弛張得失成敗此關諸天意

也諒非人事也豈功業之厚薄何存亡之先後長想前修
載述古跡且爲人臣者善指事之要專切直之言然則荀
氏之比張良沉機已迅葛候之方樂毅希古自高俱能明
允克誠興光大化代收其器人獻其謀觀國以取肅軍容
退惡以力扶王室其理甚博厥美惟先畫爲九州時更七
代徒勤短思有媿縷陳謹對

長才廣度沉迷下僚策論聖元年

問四岳疇庸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禹不易其能逢
化父以庸一作康時籍功深而成務泊乎羸劉以降曹馬承
流罕爲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
日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

彥驅駕時英其政治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今欲削漢魏
之遺法復堯禹之遠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
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璽書載表優賢之
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佇聞良筭一作策

一作皆唐登科記

對

張倚登科記作倚

對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后
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
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
之主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
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以成其美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聖王之求賢者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理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熾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考就績夏禹之顧盼空谷之起成名殷宗託夢於傅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天保爲詩下懷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

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道寢微各佇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空聞僭號之議未覩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鬪爭之理不務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耻之不論况所由齷齪何其卑也秦皇不仁霄亂是極儒生填於坑并詩書滅於煙火忠貞清白以爲徒苦諂佞邪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洗而迎酈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採

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
 集其晁錯公孫弘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
 之代號為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
 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
 决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為盛由此而兩漢之代數
 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芟
 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猾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
 道於是縉紳絜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至乃懸
 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為陸沉由斜徑者謂
 之智變衣冠為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

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黍苗

一作麥秀所以勞歌無他

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塗啓運典午開基陳群制九
 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權故曹羲疾其闊遠孫楚以為鬼
 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
 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撓鼎折唯
 見陵夷既同自鄣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
 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
 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楠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
 之猶若寇讐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
 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請仲長亡越級之論
 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

秩令其永任錫命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
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朴
務靜人希敦朴則易淳務靜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
就今聖明撫運才多俗阜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
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
角對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所窺以為如此大體期於
未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不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不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不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不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不濫齊才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

策四

賢良方正科策二道

沉謀秘畧科策二道

賢良方正科策神龍二年

問妙盡黃間期於一作百發術該一作玄女寧無七縱聲

苟中律不憚撞鍾之求服必稱儒何辭解衣之試况今徵

上意匠舉秀談叢臬鸞即事於分區牛驥佇從於別阜謂

其凌厲顧盼以雪陳琳之耻一作陳侯之疑何乃罔敞遷延不答

馬卿之難豈時英所病共設於程黼將高尚在懷不屈於

周黨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拆衷何則含光

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薦舉逸之法

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為一作無盡善文武之道方冊所不

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侯杜預無穿札之力士

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一作弩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皮

鮑叔夫何言哉一作夫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一作秉所

加期乎必當驗之從政効無限斷之年試以一作之文才智

有遲速之別知而不舉聞譏竊位舉而非一作非其人寧當顯

戮滅孫之犯既是虛刑子文之幸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

親豈不致嫌師錫具陳行慶又誰為首凡此岐路罔識攸

從遲冀如律或作知津弘其利涉

此題四百七十三卷重出前已削去注意同為一作

對 蘇晉

對物以類昇方以類降故小大趨捨未始離乎類也所謂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當作武時其效歟矧惟

生人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安可處非其類乎斯固

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奮迅泥滓凌邁雲漢與

鸞鳳為伍矣豈不能折其鋒沮其目誠謂類有聚群有分

下流不可久居且無其時猶欲干進之若此况乎師曠傾

耳下氏拭目將欲察異音求竒彩苟有留者誰肯遷延於

解衣之試哉策曰薦舉之法抑有多途取捨之方莫能折

衷何則含光隱迹不盜處士之名介立寡徒安獲知己之

薦舉逸之法應有通規取捨之言非無盡善者夫人洪疑

然則淵其心飾其狀不可知以貌不可窮以言將為辨者

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巖乎其上也人
以氣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間不可逃者形
氣而已矣氣之積者彰乎形形之動者感乎物彰於形故
可以象察感於物故可以類求察其象長短之材可量矣
求其類邪正之氣可識矣雖則含光隱迹介立不群終不
能以形逃不能以氣隱明矣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聖王之觀人也未嘗越於
是取捨之言非不盡善也但夫懷詐飾偽舉世有之干祿
者不盡善舉人者不盡智或以勢逼或以利興觀象察言
以難其識附威籍利藉利作諛媚其心有於此者則取捨之
方何所施矣嗚呼負魚登山誠難事也策曰文武之道方

冊所不墜德怨之報人情之大綱射為諸侯杜預無穿札
之力士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澤宮失之遠矣子
皮鮑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
亦以示其威儀耳以為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撫有威
衡持秉生殺當審心定志敷德遵和故為其立飲射之法
以導達其志不在穿札貫的矣子曰射不主皮即其義也
則夫麗龜負石者將武夫之伎耳非不侮鰥寡保其杜稷
之業夫有大功者獲大賞異哉當陽誠無間然矣古之君
子冠業而立於朝則必有益於時矣以為益時者莫先於
進賢苟得其人則沒齒無怨矣又何可顧望默識乎子曰
定其交而後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將弘濟時務克清世

幾恐夫道不吾行才爲時棄是用定其交求其達豈徒踟
促存於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則是便僻比周
之人豈得爲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爲悔假使子
皮薦國產叔牙舉夷吾終不能光興鄭邦匡合齊社亦未
足以紛昭載籍矣策曰舉賢受賞非才有罰國柄所加期
乎必當驗之從政效無限斷之年試以文才智有遲速之
別知而不舉聞譏竊位舉非其人寧當顯戮滅孫之犯既
是虛刑子文之辜復當何典內外齊舉援親豈不致嫌師
錫具陳行慶又誰爲首夫天之平分萬物體不俱舉有其
才疑者童其首揮其翼者兩其足德不必備才難盡善其
人善於政者不必有其文工於詞者不必敏其事書曰無

求備於一人詳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所長
工拙不相害矣故書曰明試以言卑服以庸則堯試其人
以官備在方冊矣夫政有序化有漸時有險夷功有隱顯
爲政者當責其歲晚不可中道而廢也施政立德不過乎
三年人情大可見也孔子曰朞月而化成書曰三載考績
何得無限斷之年歟夫文者貴其能書理論四字疑宣道其
業非得意之實乃無意之筌歟夫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又曰非文無以自達苟欲考之文詞求之遲速則志有
可得在政斯亨言之無文用亦何害且夫官爵者至公之
器也薦賢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
進思盡忠何可回隱復俛薦嫌疑親讐之間哉昔者先王

之立制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舉非其實寘其阿黨之
誅薦得其人介以彙征之賞行慶之典不偏于師錫矣時
理則德存世亂則道喪難乎魯無君子楚不足徵使子文
安居臧氏無咎痛哉政不難矣不有仲尼為賈之喻千載
之後何知其過焉謹對

又賢良方正科第一道

問朕聞處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圖莫不設箴以思賢解琴
而頌化雖君唱臣和而明鮮晦多所任者或非其所行
者儻乖其道歸於浸弊罔弗由茲朕寅畏上玄負荷先構
靜言為國有若涉川風俗未淳政教

一作猶鬱黎元寡遂

鸞鳳不臻當行永懷良深愧歎子大夫講聖人之高議明

玉事之大綱蓄憤謀忠歷年載矣何施而反本於古何用
而救末於今何術而人物阜安何德而神靈滋液爾其無
隱無忽悉之究之通其條貫朕當親覽

對

對臣聞聖人法天而理察道而行心膺俊賢子惠黎獻使
恭爾位人樂其業朝無糝政俗詠康哉書曰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惟臣欽若惟人從乂此其謂也雖根英異轍火木
殊途革去故而昇就新變咸池而歌大夏然而無易茲典
其故何哉蓋以因天人之和順陰陽之數不可替也皇上
道高西聖德邁南薰黃龍薦圖翠鳳為寶至於膺正曆享
靈符朗七曜於銅儀安萬人於寶曆延祥降福陟酌

疑登

封八表黎元歌皇風而周地絡四夷酋長頌玄化而建天
樞此皆以刻於玉版載於金匱爲帝者之祖宗與乾元而
始終至於坐衢室端冕旒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赫赫明明
之美無聲無臭之化固以榮竟宇宙發揚神人振古以來
未有如斯之盛矣猶復寅畏上帝憂念下人思反朴於鶉
居佇遷訛於鴻古夕惕勤止良以一作深焉爰降綸言俯
詢輿議此陛下冲謙之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然而忝跡
明時敢忘披露臣聞帝王之道藉英彥以張風邦國之圖
資謨明以垂化故能庶徵有序美政無虧當今制禮作樂
懸章布憲可謂文物大備形政中和而紫宸弘卷舒之風
黔首罕阜安之業者良以官僚空曠守宰荒寧不能宣裕

皇明澆蒸徒之耳目發揮神化變澆薄於閭閻夫遷物化
人著誠去僞豈惟君上之道實亦官聯之職故文翁好儒
蜀學比於齊魯毛玠崇質魏士素其裘裳是知易俗移風
使天下迴心而嚮道者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故董生云
人未濟皆吏不明使至於此也賈誼亦云下之有過吏之
罪也夫聞伯夷之風者貪夫以廉見柳下之跡者鄙人能
恭故曰教人莫若垂範垂範必仰良材阜俗莫若興農興
農必由循吏且擇賢而處其弊猶濫負乘爲政何以克堪
今若選英傑而實百僚自朝廷而及州縣咸令法易簡之
道慎德刑之教賞以春夏慎其濫矣罰以秋冬敬其刑矣
夫賞刑中則庶人安庶人安則財用足財用足則百志誠

百志誠則天人和天人和則神靈滋液矣然後垂訓而理
勤法而行宣九式以均財脩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興德
齊八政以興邦道格元亨風還太古時雍之和可致濟俗
之義可弘唐虞之美可逾文景之聲可越謹對

沈謀秘畧科策

第一道

問西自臨洮東泊滄海延袤萬里控扼三邊林胡不賓大
戎猶梗守之衝要備其窺窬聚多則戍卒不克布少則敵
人莫禦用捨之理揚摧而言立鎮屯兵其來非久懸道分
列自昔猶安李牧守邊匈奴竄伏魏尚爲郡郊壘又寧今
欲悉罷軍城委之牧宰敬達嘉話將獻吾君

對策

王昂

對昔者大刑甲兵陳諸原野次刑鞭朴致之市朝將以閑
邪防淫禁暴禦亂乃覲千古茲率厥常我后光膺寶命誕
敷文德建皇王之中協時雍之化聲教遠洎無思不治猶
恐至道未孚邊亭或聳爰招集謀畫之士議諸疆塞之虞
斯誠居安慮危之深策也顧以蒙陋庶能無聞將何以副
浣祕之求奉對揚之列恭承清問敢不薦其聞矣臣聞夫
爲國之道必在任賢保境之方必先擇將國家授武秩設
邊防東自榆林西連蒲海可謂制度秘遠典章大備而猶
以遼靄未清滄烽或照者但未得其人耳今若垂旌揚之
期崇獎激之道用不求備任惟其材舉吳起則捨其貪推

穰苴則畧其賤務升智術勿限資年則將得其人矣既得其衆必能撫其人必能盡其力將得其材以之東鎮則林胡清以之西征則犬戎息何憂乎制禦之不足多少之爲患也若乃布化宣威實資牧宰守全保固亦在城池則知牧者邦國之先而疆場之主也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心之生人慢其政國之患也今者選建良牧委之臨人脩緝軍城足以禦敵則可以捍我中宇緩彼邊甿何以廢城然後爲得謹對

第三道

問用兵制敵先資良將搜竒掇異昔賢病諸厚貌深情最爲難辨受金善盜終而有益至如清言要理行之則達強力暗通口不宣意臨問定職何以分之李將軍簡易便人程不識刁斗嚴衛張飛勤於禮士關羽接於常流四子所施幸甄優劣兩適爲用何斯短長今邊烽未亡善將懸急試可淹於歲月拔萃昧於玄黃子其直言以祛未悟且三全五事十過九差何所廢興何所施用理國之貴何首愛人之道何爲各書名數佇濟邦國

對

前人

對登壇分閫之傑行已應物之際顧雖愚蒙嘗聞之矣莫不蹈仁履義以脩其身奉公滅私以樹其政但人無求備用各有宜十哲分科八能殊術吳漢則訥於詞理衛玠則善於清言今若取陳平之謀須捨盜金之行用杜預之智

豈資穿札之能雖厚貌深情古人所病而收長棄短先達
格言伏願徵之以九徵求之於五德甄其操履行以智謀
雖言貌難分而華實不昧擇能而用斯則可矣亦何憂良
材之採掇官職之不分者哉夫簡以臨人嚴以應物嚴則
勞而後濟簡則逸而能通勞逸既殊得失斯在孟德擇士
而禮雲長接於常流爲道不廣固宜劣於張飛出門重禮
誠合優乎關羽各隨時而任用夫何擇於先後當今邊隅
尚警征役未息必資良將方立竒功若拾竒傭保之中拔
異淪滯之位則玄黃可辨衛霍斯在夫兵之術語聖人所
止後代故作譎書以寄勝於天道也故曰天地鬼神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指虛無之形不足以制勝故人存而
不務也則知吉凶之兆盡在乎人今若任皓皓之良收斷
斷之善使明法審令貴功養勞則不時日而事吉不卜筮
而事利亦何必訪龜鈴之謀孫吳之訣然後爲得哉亦敢
不陳其梗槩至若軍國著三全之稱天地操五事之名勇
急廉智將之十過也十百萬千一疑之九差也理國貴於
仁禮愛人在於不勞昔霍驃騎不讀兵書猶言暗合項將
軍素閑兵法亦歎天亡况事涉玄微藝殊經誥豈伊蒙淺
所能詳哉謹對

第三道

問科敵多途應變無算覽去病之對顧在方畧讀孔明之
書虞於備預至如烈風猛火煙燄赫然雨水奔流瀰漫無

際脩何人事以却天時或有暴兵卒來我則未暇敵人非
遠靜然無聞何法以知敵情何方以收我衆如其爭先不
遠我怯湏勇列軍甚嚴彼強使弱善戰不陣抑有前人未
戰屈人佇聽嘉話四輕二重於將謀而何施三禮五才於
兵形而何要幸存昇降曲盡所宜

對

前人

對觀夫古之良將之行兵也莫不救災恤患以和其人先
謀後動而制其敵軍有渴而不飲軍未飯而不食舉不失
德賞不失勞故人悅忘疲士感知死夫如是以之守則固
以之戰則克安有不肯蹈茲烈火過彼奔流斥候素明暴
兵安可卒至法制素習敵人何由能邇我將賈疑勇寧見

士怯我固常勝安有敵強未戰屈人謀其所以善戰不陣
夫何遠矣至四輕二重之施三禮五才之入所用斯並事
關幽秘理絕探求徒罄蒙襟豈酬高問謹對

Vertical text or mark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